

总 策 划 陈逸飞
总 编 辑 高 云

主 编 关 蓓
创意总监 彭杨军
执行主编 陈皎皎
摄影/设计 彭杨军
制 作 文高图文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喻 丽
审 读 吴 迪
责任校对 吕猛进
英文校对 Crystal Mo
责任监印 吴蓉蓉

Contributors:

Moon Chen, Peng Yangjun, Paul Morrison, Rob Bremner, Lewis Bigg, Jonathan Sands, Sarah Jane Dooley, Li Qin, Li Chang, Zhang Mei,
Zhang Yue, Echo Gu, Bob Xu

Special Thanks:

Liverpool Biennial Office, Liverpool Vision, British Tourist Board, Virgin Airline, Hilton Hotel Liverpool
People who gave kind help to this boo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利物浦/逸飞媒体编著.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4.7

(人文都市系列)

ISBN 7-5344-1764-3

I. 利... II. 逸... III. 艺术史—利物浦—图集
IV. J156.10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7364 号

书 名 利物浦
编 著 逸飞媒体
出版发行 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44-1764-3/J·1703
定 价 68.00 元

营销部电话: 025-83361082 86639154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54 号三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LIVERPO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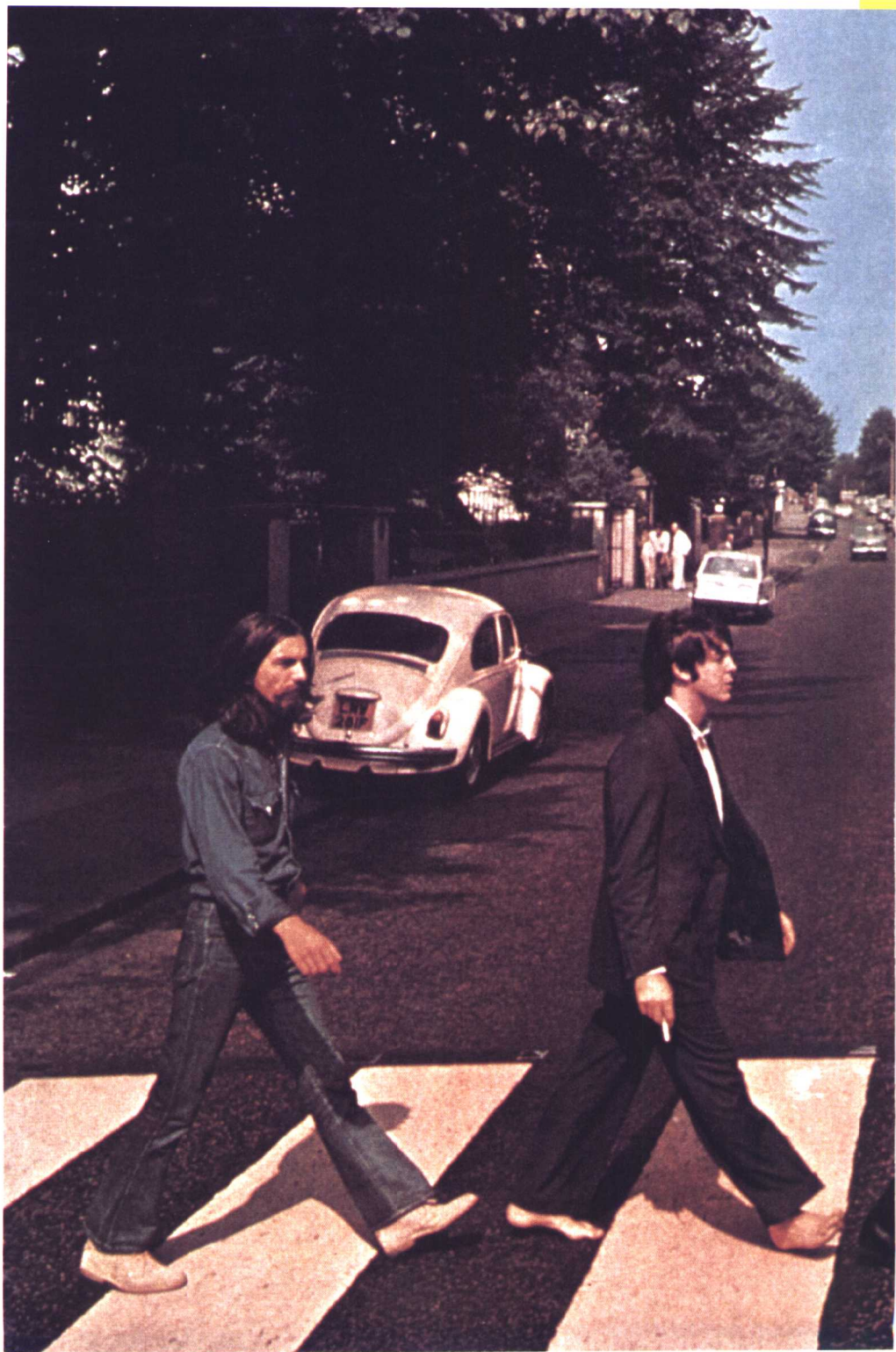
Carl Gustav Jung, the esteemed psychologist and thinker, famously described Liverpool as "the pool of life" before his death in 1961.

利物浦



江苏美术出版社

YIFEI
VISION





3 Abbey Road, St John's Wood, London NW8 9AY

42

58

74

80

90

103

105

126

138

150

160

172

174

The pool of life

生命之池

The city of story

关于故事的城市

Port , the heart of identity

港口、这城

Train

火车

England dream

英格兰梦想

The music city

音乐之城

Mathew Street Festival

马修街音乐节

This is Jonathan Sands

Jonathan Sands 的故事

This is Sarah Jane Dooley

Sarah Jane Dooley 的故事

An art biennial about art, Q & A with Lewis Bigg

利物浦的现代艺术双年展

Rambler

蔓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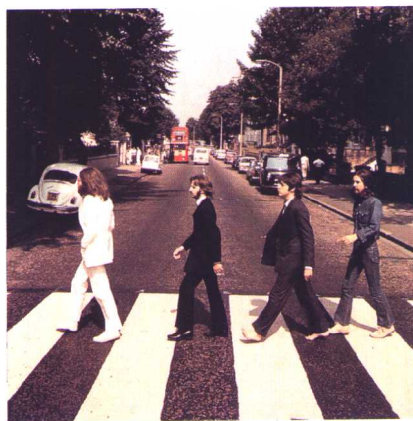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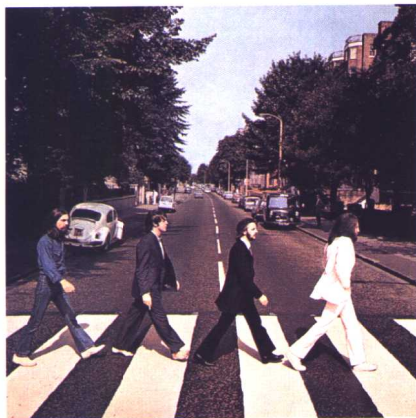
2008 European Culture Capital, the revival of Liverpool

2008 欧洲文化之都

Th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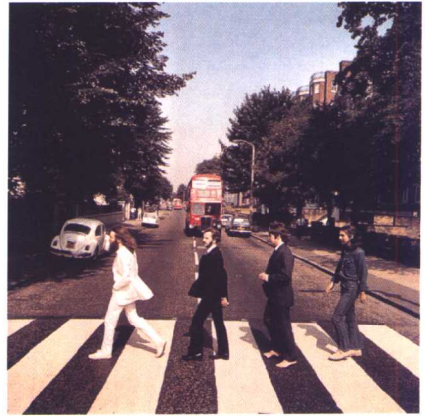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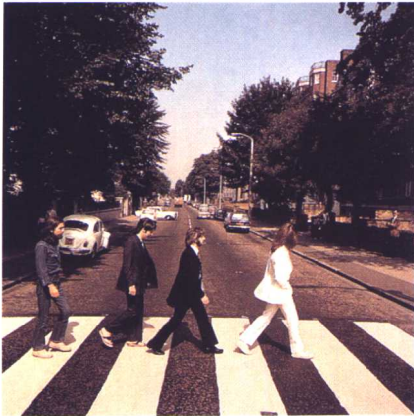
他们

This is the Beatles



3 Abbey Road, St John's Wood, London NW8 9AY, 这是伦敦著名的录音棚“Abbey Road Studio”的门牌地址。The Beatles 曾在这栋白色建筑里录下了他们大多数的作品。

1969 年 8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11:35，摄影师 Iain Macmillan 正在 Abbey Road Studio 室外，为拍摄新专辑的封套而作最后的准备，他爬上梯子，警察暂时封住了过往的车辆，这条马路就叫 Abbey Road。当几位 The Beatles 成员开始穿越斑马线，Iain 一共按下了 6 次快门。底片冲洗出来，Paul McCartney 代表乐队挑出了最满意的一张作为一个后出版的专辑《Abbey Road》的封面。后来，这张令人过目难忘的照片成了 The Beatles 最经典的照片之一，而 Abbey Road Studio 的门前马路也成了乐迷们朝圣时留影的最佳取景地。



Tomorrow Never Knows

Lennon/McCartney

Turn off your mind, relax
and float down stream
It is not dying
It is not dying

Lay down all thought
Surrender to the void
It is shining
It is shining

That you may see
The meaning of within
It is being
It is being

That love is all
And love is everyone
It is knowing
It is knowing

That ignorance and hate
May mourn the dead
It is believing
It is believing

But listen to the
color of your dreams
It is not living
It is not living

Or play the game
existence to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beginning

1940

1940年10月9日，“The Beatles”乐队的核心人物 John Lennon 在德国空袭的隆隆轰炸声中降生于英国工业港口城市利物浦。

文 / 皎皎



John Lennon 约翰·列侬

What can I tell you about myself which you had not already found out from those who do not lie?



你们从那些爱说谎的家伙那里听到了太多，又让我怎样告诉你们真实的我呢？

这个地球上 90% 的人都是在某个周六夜晚的酒后降临的，至少在西方是这样。可以说，大多数夫妻都是无意中当上父母的——也就是说，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来自“意外”。

我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曾经在酒吧俱乐部里当过歌手，她的声音非常好听。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她经常为我哼唱迪斯尼电影中的歌曲。

在我 4 岁的时候，父母分手了。之后，我和咪咪姨妈住在一起，她对我很好。咪咪姨妈解释说我的父母不再相爱了。于是我很快遗忘了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好像他已经死去。但我却一直不能忘掉妈妈，我独自想念她而见不到她，可其实她住得离我很近。

我是在女人圈里长大的——家里有 5 个女人，5 个聪慧和美丽的姐妹。其中最小和最脆弱的一个就是我的母亲，她还没学会照顾孩子的时候就有了我，所以我只好由她的大姐姐咪咪抚养照顾。这几个非凡的女人可以说是这个大家庭的支柱，一切由她们撑着，而男人们的作用几乎看不见。我小时候耳濡目染的是女人们谈论生活和男人的话题，我觉得她们比男人更懂得预知未来。

大概得不到父母的爱是我童年最大的痛苦。如果一个小孩子得知父母并不像他需要他们一样需要他，这种不被需要、不被爱的感觉会笼罩他一辈子。我梦想当明星的惟一原因就来自于此，我需要被人关注。

小时候，我是个独来独往的孩子。不是我孤立自己，而是我发现我和周围的孩子们脑子里想的都不一样，根本无法沟通。于是我学会了自娱自乐，自己做诗、自己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哼唱催眠曲。很多人的大半生都显性或隐性地被父母的意志左右，但在这一点上我从来不用担心。

咪咪姨妈家住在 Menlove 大街 251 号，周围的邻居尽是些医生或律师家庭。虽然住在市郊，但我们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家境比起其他几个披头士成员算是不错的。

对于利物浦，我和大多数人对于家乡的情感是一样的。我在那里度过快乐幻想的童年时光，虽然它并不完美，但无论我以后去到哪里，那里都是我的家。

利物浦是英国第二大港口，早期的海上贸易使这里发达一时，也留下了大量的爱尔兰移民、黑奴和中国海员的后裔。衰落后的利物浦变得十分萧条，但这里的人极具幽默天赋，我想也许是为了排解过多的生活苦难吧。

小时候大部分时光我都是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度过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房间里画画、写诗和读书。我喜欢读《爱丽丝梦游仙境》，我想像着画出故事里边所有的角色，我觉得自己几乎爱上了爱丽丝。

我很小的时候就对音乐很有感觉，最早的乐器是和其他小孩打赌赢来的一只口琴。

在我12岁的时候，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我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个疯子？”如果我是一个天才为什么没有人认识到这点，那么如果我是个疯子又为什么不被人们排斥？我得出的结论是天才和疯子区别不大，都只是痛苦而已。

我的大部分学生生涯都是在“恍惚”中度过的，我的学生手册上有老师的评语“白日梦者”。大多数老师不喜欢我，我就做出一些坏事情来刺激他们，但在我所待过的每个学校里总有一两个美术或文学老师对我还不错。

看不惯学校里的那一套，孩子们都不敢梦想成为艺术家，他们被强迫梦想成为兽医、律师或记者——因为艺术家是不切实际的代名词。咪咪姨妈希望我能成为化学家或者是橄榄球手，但我只喜欢写诗，为了不被她发现，我发明了一套密码草书字体。14岁的一天，咪咪姨妈气极败坏地把我写的诗扔出房间。我开始全面反叛，但心里又十分脆弱，希望有归属感。

在我小的时候，美国文化对英国有很大的冲击。一切美国的东西都被想像成美好的，人们头脑中的美国是年轻人和梦想者的乐土。水手们带回来大批美国唱片，在摇滚乐兴起之前，利物浦是到处充斥着关于美国的民歌、布鲁斯和西部乡村音乐的俱乐部。

猫王的出现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开始接触到摇滚乐。那音乐是那样地富有生命力，那样真实，在我15岁的时候穿透了我的生命。它使我开始想要以音乐为生——但在那之前，我从未这样想过。

我的第一把吉他是我妈妈从一个邮购公司租借来的，虽然对我来讲那把琴太大了，但我练得十分痴迷。咪咪姨妈经常警告我说别想靠音乐糊口，吉他作为个爱好足矣。但我还是和几个伙伴成立了“The Quarry Men”乐队。在学校里，我们经常考试不及格，其他孩子的家长都嘱咐他们的孩子离我们远些。我那时似乎从来不为未来计划什么，我还告诉乐队的其他成员“该来的总会到来”。我甚至想过未来娶一个有钱的老女人供养我做艺术。

17岁的一天，当我在妈妈和后爸的家中度周末的时候，警察进来说我姨妈出车祸了。待我们搭出租车赶过去，咪咪姨妈已经死了。她躺在地上，我不敢看她。那件事情是我一生感情中第二次巨痛。也许所有真正的艺术都是诠释痛苦的，就像所有的人生一样。

尽管我并非拥有一个甜蜜完整的童年，但也不能说尽是苦难。我从小在吃住方面没受过委屈，也读了书。那时代大多数的摇滚音乐人要么来自黑人和贫民，要么就是猫王那样的白人公子哥形象，像我和Paul、George这样的来自中间阶层的小伙子组成的摇滚乐队还真是少见，这也许就是与众不同的根源吧。

有的时候我会想起和我一起毕业的其他同学，当我决定进入艺术学院学习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开始朝九晚五地为养家奔命。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想过坐进办公室，也从未想要规划未来。至于问我为何会组建The Beatles，答案太复杂，我还没完全弄清楚。

Paul McCartney 保罗·麦卡特尼

To this day, I have a deep love for the piano, maybe from my dad: it must be in the genes.



直到今天我对钢琴都有一种特别深厚的爱。我想这也许源于父亲的遗传基因。

我的母亲是一个天主教徒，而我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徒。他们结婚很晚，怀上我的时候都已经将近 40 岁，我还有一个小我一岁半的弟弟。我的母亲是一个助产士，因为她的工作的关系，我们总在不断地搬家。适应了不断迁徙的生活，我觉得童年充满了新奇和快乐。

利物浦是个有意思的地方。这里的人有很重的口音，这里有两头都装车头的有轨电车，二战留下的废墟就是小孩子们玩耍的地方。这里的冬天很冷，有点像西伯利亚，我穿短裤的双腿膝盖上总是有红肿的皴痕。

我曾经一度很喜欢去码头，那里的海风让我有种浪漫的感觉。码头边上是成堆成堆的废弃轮胎，那是小孩子最好的玩具。我还记得 10 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海边被两个坏小子抢走了手表。

许多孩子不喜欢学校，我虽然也不算喜欢但也并不讨厌。在学校里，每天早晨孩子们要合唱赞美诗。我喜欢那些调调，以至于后来我创作初期的一些作品听起来都有点像教堂圣歌。

我的父亲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在一个爵士乐队做兼职小号手。我有一张他们乐队的合影照片，24 岁的父亲身着燕尾服神气十足站在一大群人中间——那张照片是后来 The Beatles 胡椒中士专辑封面的灵感来源。

父亲迷恋吹小号多年，一直到他牙齿松动不得不改成练习吹黑管。可他吹黑管的技术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成了我们全家的笑柄。父亲的钢琴弹得不错，没有专业学习过却天赋颇佳。我家里有一台音色很好的钢琴，躺在地板上听父亲弹琴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每当我要求父亲教我一手时，他总是拒绝。他觉得他是不得已自学成才，而他的儿子应该走科班路线。我被送去向一位老妇人学习钢琴，但那种枯燥的课程和繁复的作业让我窒息。五周后我放弃这种所谓的专业音乐训练。之后我再没有“学习”过音乐，也使得我一生都不再迷信所谓权威。

父亲还非常擅长填字游戏，他经常告诉我们这种游戏有利于训练人的单词量和思维。父亲很早就辍学工作了，他的文化知识大多是后来自学的，因而他非常重视我们两兄弟的教育问题。很早他就教给我一些很难的单词，我是班里最早懂得拼写“phlegm”（黏液）的孩子。

母亲也对我寄予厚望，她希望我能讲一口漂亮的伦敦腔英语，而她自己却摆脱不了浓重的利物浦口音。母亲当了一辈子助产士，就一直盼望她的宝贝儿子能成为主治医生。对于她的这些愿望，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我像其他男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度过童年时光。

后来我和列侬聊起过各自的童年和家庭，我才发现自己经历和拥有的一切比起他要温暖得多，而这些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家每年的新年派对总是最精彩的，父亲弹奏钢琴，母亲备上丰盛的晚餐，小孩子们快乐地打打闹闹。

在我 14 岁的时候，母亲因患癌症去世了，这对我父亲都是极其沉痛的打击。母亲的死几乎把父亲击垮了，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大男人哭，这让我心都碎了。我试着让自己逃避悲伤，学着坚强。

悲剧的发生使得我和列侬走得更近了——我们都有着不完整的家庭，因而我们更能体会和理解对方。虽然那时列侬在别人眼里是一个不求上进的坏孩子，但我能明白是那些伤心的事情让他变成那样。我们不时约定在某个下午一起逃学，趁我父亲上班在我家练琴写歌。我和他在音乐喜好上简直默契之至，仿佛互为对方的镜子。有的时候，我们会叫上乔治和乐队其他成员一起去看别的乐队的演出，和他们切磋一些音乐技巧。那时候，花 5 英镑可以去地方上的小录音棚录张小样。5 英镑对几个孩子来说可不是小数，但我们乐队 5 个成员还是攒钱去录了一次，我记得那是 1958 年。

George Harrison 乔治·哈里森

I was never a technical guitar player: there was always a better player around.



我一直都不是技术好的吉他手。

我的父亲是一个巴士司机，而我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关于姐姐的记忆我已经很模糊了，因为她整整比我大 12 岁，而且在我 5 岁时她就已经离开家工作去了。

外婆家的前门正对着我家的后门，所以，小时候父母上班的时候我经常待在她那里。据说我的祖父是一个建筑工人。王子路上那些建造于爱德华七世时期的漂亮建筑就有许多是他的功劳。我从小就对各式建筑兴趣浓厚，不知道是不是来自祖父的遗传。但是我家住的房子十分拮据，空间很窄，因此从小我就暗自立志要自己努力改善生活，将来住上豪华的大公寓。

我记得母亲经常在周六带上我去逛街。她经常能在路上碰到认识的一些老女人，我那时弄不懂母亲为何喜欢和那些老女人交朋友。不过现在想起来也许是因为在一个小孩子看来，20 岁以上的人都称得上老吧。城里有一些新兴的“新闻剧院”。这些剧院不放映电影，而是只播放一些 15 分钟长短的图示新闻和卡通片。我们经常在逛街累了的时候走进这样的剧场随便看上一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去逛。

我去过一阵幼儿园，但那里实在令我不舒服。关于多夫戴尔幼儿园学校的记忆只有三条：煮洋白菜的气味、一个金色卷发的小小女孩和教室角落那座孩子们搭的玩具房子。

之后我进了多夫戴尔小学，那里的感觉好多了，因为学校经常有一些体育活动。我自认为跑得快就选择了踢足球。当我进入多夫戴尔小学的时候列依也在那所学校，但当时我俩并不相识，也许是因为我上一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在毕业班了吧。

在我家那一片生活区，经常会有牧师到各家各户筹集捐款。每当那时，一些穷困的家庭就会提前关上灯和收音机，敲门也不应，假装全家出门去了。父亲那时拿着每周 7 镑 10 先令的工资，所以要捐出的 5 先令可不是个小数。时间长了，一些调皮的小孩子会在牧师到来之前跑去各家敲门预先报信：“牧师来啦！”听到这样的预报，我们全家就会立马跑到二楼躲起来。不过后来，教会还真的用全部筹来的钱修了一座新的教堂。

那时候的收音机看起来就像无线电接收机。那时的电池很可笑，电用尽了需要送去专门商店充电 3 天。

小时候我总在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各类音乐，也听遍了父母收集的所有唱片。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非要澄清他“只听摇滚乐”或者“只听布鲁斯”种种。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从小到大所听到的各种各样的音乐，无论古老或新潮、无论经典或低俗，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也许在某个时刻，就会转变成某种奇特的灵感冒出来。打个比方，那些美国 40 年代酸掉牙的伤感小曲就引发了我们创作“黄色潜水艇”的灵感。你不得不承认，从某种角度来说，你本人就是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吃掉的所有的一切的再现。我觉得，披头士乐队很开明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拒绝一切来自外界的影响，我们一直是开放的。我们听所有类别的音乐，这很重要。

Ringo Starr 林格·斯塔尔

Walking to school I used to pass a little music store on park road. It had a tom-tom drum in the window. That used to freak me out and every morning walking to school I would go and look at it. While walking back I'd look at it again.

